

江花

·微小说

A16

尾巴

■文/乐乐

龚甲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,领导长了一条尾巴。

那天,大领导来单位视察,领导见了大领导立即变脸,面带笑容,点头哈腰,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,领导身后露出一条尾巴,轻轻地在左右摇摆。龚甲就站在领导身后,那条尾巴就在他面前晃动,他以为是幻觉,自己眼花了,使劲掐了自己一下,领导确实长了一条尾巴。龚甲惊出一身冷汗,他还是怀疑自己在做梦,揉了揉眼睛,睁开眼再一看,领导的尾巴却不见了。

龚甲回到自己的住处,精神有点恍惚,领导怎么会长了一条尾巴呢?龚甲仔细把前后经过回忆了一下,最后确定的是领导确实长有一条尾巴。

龚甲是心里憋不住事的人,这个秘密在心里憋了三天,憋得他心里难受。“领导长了一条尾巴。”下班后龚甲把同事拉到一家饭店。

“不可能。”同事说。

“真的,千真万确,这种事我能随便开玩笑吗?”

同事半信半疑。

第二天大家都在传言,领导长了一条尾巴。不过在传播前都要加上,这是龚甲说的,这样就把责任推开了。

消息很快传到领导的耳朵里。人们都在等待一场好戏看。

这天终于来了,领导叫龚甲到他办公室去一趟。

龚甲战战兢兢来到领导办公室,等待一场痛骂。

领导面带笑容,给龚甲倒了一杯水,“别站着,坐吧。最近工作上有没有啥困难?”

龚甲接过水,半个屁股坐在

沙发上,“没有……都好着。”

领导笑着说,“最近单位都在议论什么?”

龚甲惊出一身冷汗,他知道领导知道了一切,“都怪我胡言乱语……”

“过去的一切都不要提了,”领导摆了摆手,“我现在准备提拔你为办公室主任,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?”

“有信心!”龚甲看领导不是在开玩笑,“领导不愧是好领导。”

龚甲没有受批评,反而升了官,谣言不攻自破。同事不甘心,见了龚甲又问,“领导是不是长了尾巴?你是不是抓住了领导的尾巴?”

龚甲四周看了看,低声说,“领导怎会长尾巴呢?不要乱说。”同事无趣地走了。

龚甲每天跟在领导后边,吃香的喝辣的。有人找领导办事,就找龚甲,当然都不是空手,龚甲深深体会到了当官的好处,吃喝不花钱,随便滥用公车,找个理由就出国。

夜深人静,领导的尾巴老是在他眼前晃动,龚甲伸手一摸,啥都没有。他把那天的情景再回忆了一下,那天他确实看到了领导长了一条尾巴。但是,他跟领导这么久,一直没有发现领导有尾巴,慢慢地他就明白,那天他出现了幻觉,领导根本没有尾巴。

一天,龚甲去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,他忘了敲门,领导正在站着接电话,领导没有发现龚甲进来了,领导点头哈腰,“市长,请放心……好……好……”龚甲大吃一惊,领导身后长出了

一条长长地尾巴,那尾巴又粗又长,左右在摇摆。龚甲揉了揉眼睛,确定自己没看花眼,伸出手摸了摸尾巴,突然尾巴像条鞭子,狠狠抽了龚甲一下,龚甲痛得叫了一声。

领导放下电话,盯着龚说,“进来也不敲门,想抓我的尾巴?”

龚甲摸着脸说,“我怎敢抓领导的尾巴?我啥都没看见。”领导皮笑肉不笑的呵呵一笑。

龚甲无意的瞅了瞅领导,领导那条尾巴又不见了。

龚甲晚上又做梦,梦见了领导,领导那条尾巴像条长蛇在追赶龚甲,龚甲跑的筋疲力尽,前

面是万丈深渊,已无路可逃,尾巴嗖嗖地追上他,缠住了龚甲。尾巴扬起来,变成一个蛇头,那是领导的脸,领导说,“在兽城,贪官都有尾巴,贪的越多,尾巴就越长越粗……”

龚甲一下惊醒了,他摸了摸屁股,大吃一惊,自己也长了一条小小的尾巴。

第11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获奖作品



插画/肖方元

卷烟

■文/卞长生

张村的李大爷和村里的吸烟者一样,喜欢抽自己卷的旱烟,卷烟时,把长方形的卷烟纸,先卷成了上粗下尖的锥形,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攥着尖型的一端,右手往敞着口、漏斗型的筒子里把烟沫塞满、按实,留些空隙,把烟纸的边沿折过来,旋转成尖尖的鬃,另一端烟纸的边沿用手指夹持着,一松手,就会散开,此时,把散开的茬口,微微用指捻转露出,递到舌尖上,用黏稠的唾液粘住。这样的方法,不仅李大爷这样做,据说,李大爷父亲的爷爷,以至再上一辈,也是这样做的。

突然,有一天,李大爷卷烟的方法改变了,不再是上粗下细的锥形,而是卷成上下一般粗的圆柱形,卷烟茬口不再用唾沫粘,而是和另一端一样,打成鬃状。这引起了好多人的好奇,是什么原因促使李大爷习惯了几十年的卷烟法,有了这样突然的改变呢?

人们自然地联想到去年村里曾流行一场传染病,好端端的村里人一下子撂倒一大片,传染病蔓延的速度很快,许多强壮老力患病后,住进医院,那正是春耕

大忙季节,土地因没有人耕种撂了荒,还出现了死人的事件,这样毫无防备的凄惨情景,人们一想起来,就痛心疾首。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灾难?后来,医学专家到了村里,分析来分析去,与人们抽烟有关,是人们在自卷旱烟时,用唾液黏合烟纸的茬口时,细菌留在上面,人们有递烟的习惯,一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时,另一个人把涂有唾液的烟含在嘴里,细菌也就传了过去。人们估计,李大爷是怕把自己口中的细菌传给别人,卷烟时,才不再用唾沫粘。

那场传染病都过去半年了,李大爷的抵抗力强,愣是没有沾染上。自那次传染病后,村里人相见时,不再递烟,一年遭蛇咬,十年怕井绳。人们想,李大爷这是为了不失递烟带给人际间的和谐和欢乐,而改变了自己的习惯,是战胜疾病的一种新风俗的体现。一传十,十传百,李大爷通过改变卷烟习惯,在其身上体现的新的风俗的事,越传越远,镇里的一份内部小报的刘记者知道了,刘记者得知后,感到在一场传染病大流行后,人们痛定思痛,改变生活习惯,虽然事

情不大,但是,很有必要通过这一点,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,刘记者事先拟了报道题目,《战病魔,全镇上下齐心协力 新法生,刘大爷卷烟畅新俗》。

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,刘记者在村部办公室邀约李大爷,李大爷看当地报纸的记者来采访了,心里一阵激动,把过年的新衣服也穿上了,刘记者打开闪光灯,咔嚓咔嚓,拍了几张李大爷的生活照,打算在报道中做插图用,采访开始,李大爷静静地坐在一把椅子上,刘记者问:“一场流行病过后,您领风气之先,把卷烟的方法改变了,是不是要村里人今后,都要做好防止流行病的工作呢?”

李大爷轻轻地咳嗽两声,说:“我一个下地的农民,哪想得那么多,要是那样的效果,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,巧合了。”

刘记者见李大爷如此的低调,以为是客气,于是说:“您有什么说什么,不要藏着掖着,把您的真实意图说出来。”

李大爷端起桌上的茶杯,喝了一口水,说:“既然如此,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”

“李大爷,您有什么请求,就说吧,我们都答应。”

“那好,你把本子合上,千万不要往本子上写。”李大爷说完,刘记者笑了笑,李大爷还挺逗的,还考验一下我脑子的记忆力。于是,他把采访本合上,静静地侧耳聆听着。

李大爷开始说话了:“是这样,去年,我的老儿子大了,和村里要地基,盖房娶媳妇,往村长家里跑了二十趟,上火,嘴里起了燎泡,也没管用。最后一次,我怀揣一万块现金,往村长的炕上一扔,扭头就跑出来了,村长追了出来,没有带钱,而是说,‘你就把村头空了三年的那块地基用了吧,明天就可开工。’你看,如今办事,光动嘴皮子、用唾沫粘,不管用了,非得动真格的(指现金)才行啊。”

刘记者感到李大爷说得离题了,便说:“李大爷,您说的这故事,与卷烟的方法有什么关系呢?”

李大爷说:“这不,从那天起,我觉得既然用唾沫粘的方法行不通了,那唾沫也是口中的营养液,还浪费它干啥?于是,我卷烟也就不用它了。”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胡月